

读者

丛书

读者丛书编辑组/编

DUZHE CONGSHU



· 爱的故事 ·

爱是一本
永远读不完的书

十年
典藏
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
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；
不求私利，不易怒，不计恶；
拥抱真容，凡事相信。
爱是永



读者出版集团
DUZHE CHUBAN JITUAN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·爱的故事·

读者丛书编辑组/编



读者出版集团
DUZHE CHUBAN JITUAN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爱的故事 / 读者丛书编辑组编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09.9 (2011.3重印)

ISBN 978-7-226-03875-8

I. 爱… II. 读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70224号

责任编辑: 肖林霞

封面装帧: 弘文馆·柴华

爱的故事

读者丛书编辑组 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15 插页2 字数231千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6 501 ~23 500

ISBN 978-7-226-03875-8 定价: 24.00元

目 录

CONTENTS

初恋篇

- 002 我应该吻她
- 006 情书风波
- 008 像春天一样
- 012 初恋
- 016 约会
- 019 初恋情人

情侣篇

- 024 黑镜
- 030 假面舞会
- 035 别人的女郎
- 046 我的妻子萨尼
- 052 患难朋友
- 056 西伯利亚寻夫记

亲情篇

- 062 父亲的歌
- 066 唐纳德的梦

- 072 圣诞节的早晨
- 077 还有一年的生命
- 082 爸爸奖
- 085 祖父和孙女
- 089 订婚的消息

母爱篇

- 094 母亲
- 101 谁是我的亲母？
- 105 童心与母爱
- 109 “我最爱你”
- 113 血色母爱

手足篇

- 120 写给姐姐的情书
- 123 冰雪中的爱
- 127 为我唱支歌
- 131 七美元实现的梦想
- 135 二姐

邻友篇

- 142 沙丘上的陌生人
- 146 妈妈和房客
- 149 我的朋友——一个电话员

- 153 一个神话般的聚会
159 摔跤手和孤儿
163 黑键与白键

升华篇

- 168 播撒阳光的警官
173 我就是圣诞老人
178 另一种爱情故事
184 热爱生命
191 军人的妻子
199 最后的比赛

结晶篇

- 206 爱的结晶
211 马蹄桌
215 做日本第一流的……
222 一碗清汤荞麦面
227 爱情的珍珠

231 致谢

初恋篇

我应该吻她

〔美国〕詹姆斯·斯特瓦特·加顿

我初恋的时候，既浪漫又害羞，整天在梦幻般的迷宫里徘徊……

那时我18岁，每天忙完专业课后，不是踢足球、打网球，就是到拳击俱乐部练拳击，从来不知道女孩子的事情。到了周末，要是我所在的球队没有比赛的话，我就直奔电影院，买票看故事片，这些故事片往往使我加深了少儿时代特有的想象。

一个下雨的周末，我看电影之前，无意之中走进影院隔壁的小商店里。在糖果柜台后面，站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、亚麻色头发、长着小酒窝的姑娘，我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女孩子！为了吸引她的注意，我向她不自然地笑了一笑，想说句俏皮话。可是声调却是颤抖和不自然的：“请给我买点糖。”

她把糖称了以后装进一个白纸袋里。递钱给她时，我们的手几乎碰着了。在回来的途中，我的手一直捂着这个纸袋，甚至不愿打开它。

那之后的一个星期，我每天都生活在一个梦境般的世界里，到处是亚麻色头发和

小酒窝。我总是模仿电影男主角那样喜气洋洋地和她讲话；她呢，每当我说完，也总像女主角那样嫣然一笑。

再下一个星期六，我所在的球队有一场比赛，不过，为了去看我的维纳斯，我早已另有安排——刚踏上我们球队的汽车，我就对教练说：“我母亲得了急病，我得马上回去。”没等他回答，我就跑开了。

电影准时开演，我哪有心思去看它，只是侧身走到隔壁小商店的门口。在转门那里，我踌躇了一会儿，脚伸出几次又缩了回来。我很想跟她讲句什么话，可是又想不出来。另外，对教练说谎仍然使我深感不安。

附近有个公园，我走到那里，坐在一条石凳上，嘴里不停地预习将对她说的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步入小商店，走到糖果柜前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寻找亚麻色头发的姑娘。刚抬头，瞥见眼前一位女孩子，男主角的那句话已经从我嘴边溜了出来：“嘿，你真是个王后。”当我仔细看时，竟是一个戴黑耳环的黑头发姑娘。

我大吃一惊，没等她回答，就撒腿跑回电影院，坐下五分钟后，还不知道演的是什么。散场时天已黑了，我渐渐恢复了平静，于是又鼓起勇气，重回隔壁转门那里。那个亚麻色头发有酒窝的姑娘正在柜台后站着。我尽可能压住激动，笔直地向她走去，并像电影演员那样装出微笑。我把钱放在柜台上说：“随便给点什么。”

姑娘笑了，她把糖放进纸袋给我。我像电影中的人物那样，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：“下次见！”

以后那几天真使我难熬，心里充满着一种浪漫的感觉。每天下课后我都到那里去，装作看橱窗里的商品而偷偷看亚麻色头发的姑娘。我还从未有过热恋的感觉，在电影中小伙子初遇女郎是那么简单，而在实际生活里却是这样复杂。

再一个周末，我日夜想念的亚麻色头发的姑娘，在我等了很久以后，终于从商店后门走到了柜台前，没等我开口她就对我说：“你好。”

我手表上的秒针几乎都不走了，我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看电影之前想买点糖果。”

她又笑了，这时我才看清楚她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。她问：“要巧克力还是奶糖？”“两样都要。”当她把糖放进纸袋时，我忍不住直直地看着她。她站得很近，

把糖给我时，她的眼睛抬起来看着我。我正准备说“谢谢”，黑头发姑娘喊道：“玛丽！”她就转身走过去了。

玛丽！多好听的名字！在迷惘中我走到隔壁的电影院，喃喃地说：“玛丽，玛丽……”

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，我在练习拳击时，仍在思念着玛丽，以至于我的伙伴汤姆——俱乐部里最差的拳击手，也能把拳头打在我的鼻子上，使我鼻子出血，休息时，他因为胜利而感到飘飘然，把我叫到一旁。

“我的女朋友叫玛左丽，”他把他女朋友的相片拿给我看，“上星期我见到她，她把相片给了我。”

我的心忽上忽下地跳，问道：“你和她认识不久，她就把相片给你了？”

“是啊，”他立即说道，“明天把我的相片给她。”

我极力想恢复我的自信：“我的女朋友叫玛丽，她长得像琼·贝娜特。”

“哎哟，像琼·贝娜特？你有她的相片？”

我的心怦怦直跳，说：“它在我卧室的抽屉里。”

汤姆迷住了：“你下星期带来给我看看好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我淡淡地说道。

当天晚上，我心中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，为了不在汤姆面前丢脸，最好尽快找到一张像琼·贝娜特的相片。母亲、婶婶和姨妈的相片没有一个像这位女明星的。我带着一颗沉重的心，踱到转门那里，鼓起勇气来到糖果柜台旁。那位亚麻色头发的姑娘正微笑着站在那里。

“你好。”她说。

在那短短的一瞬间，我甚至想问她：“你能给我一张照片吗？”不过，我嘴上只是想说买点巧克力。唉！如果我能把她请到较僻静的地方单独谈谈就好了，可是怎么开口呢？

我转身走进了电影院。刚好，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对一位女合唱队员说：“在演出后我们见面。”她答应了，而且不久他们之间便盛开了一朵爱情之花。我反复记熟了

这句话。

电影一散场，我就直奔糖果柜台。戴耳环的黑头发姑娘在那里，玛丽却不见了。

“她回家去了。”黑头发姑娘说，“你喜欢她，是吗？”

尽管我可以在汤姆面前吹牛说我的女朋友是玛丽，可是在玛丽的女伴面前说喜欢她却又是另一码事，我怎么也鼓不起勇气，脸上直起红晕。

“哈，”黑头发姑娘笑了起来，“你脸红了。”

我想说什么，又说不出，转身跑出了商店。

星期一我回到学校，情绪不振。汤姆因病住进了医院。这可救了我的命。可是黑头发姑娘的话和我脸红的事一直使我心情沉重，我觉得再也没有勇气看玛丽了。

汤姆回学校后向我要玛丽的相片，我告诉他我们的关系断了。“玛左丽和我也一样。”他说。我们俩谁也没有再提起过女朋友的事了。

几个月以后，我还见到过一次玛丽。我乘地铁进城，坐在车厢里，玛丽推开门，走到我旁边坐了下来。

“你好，”她说，“好久不见了。”

我开始和她说话，火车的声音很响，我靠近她耳旁讲，以便使她容易听见。我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水味，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。我们肩并肩地坐到了我要到的那个站。在车门打开时，玛丽问道：“你还到小商店去吗？”

“不，”我回答，“不再去了。”

“我也没在那里工作了。”她说。

我的心猛烈地跳着。要是问她现在在哪里工作，可能还会见到她。我问：“现在你在哪里工作？”

她在我身旁，抬起脸看着我，正想说什么，可是车要开了，我才记起我要下车，就奔过去，夹在人群中下了车，所以听不到她的回答。
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玛丽。

玛丽——我心中的维纳斯！那时我太年轻，没有经验，不敢大胆地进一步接近她，可是心里一直在想她。我对我自己说：我应该吻她……

情书风波

〔墨西哥〕亚·内尔沃

上午课间休息，教会学堂的校长走进男生群中冷冰冰地说：“苏亚雷斯，学监神父打电话叫你去。走吧！”我顿时慌了手脚。这是为了孔恰，对，是为了孔恰！

我慢腾腾地向对面的女校走去。教会学堂的男校、女校就像美丽村庄中两个巨大的养蜂场并立一处。在男女生之间总是互相寄送着表露强烈的、也是转瞬即逝的爱情诗篇。

孔恰头发金黄，眼睛碧绿。我给她写了什么？已经不记得了。我们在小教堂听戒律弥撒时，她用含笑的不安目光对我表示了赞赏。

我垂头丧气，诚惶诚恐地肃立在学监神父面前。孔恰也被带来。她眼里噙着比大海还深的泪水。我知道，这下我俩完蛋了！

在死一般的寂静中，突然，他咆哮起来：“这么说，苏亚雷斯先生曾勇敢地给这位小姐写了情书，大胆地求爱？”

他抖落着我给孔恰的信。

难堪的沉默……

“这么说，孔恰小姐芳心默许，已经是你的未婚妻了？”

我的天！事情比我想的还可怕！孔恰禁不住大放悲声，我也啜泣起来。

无情的审判官恶狠狠地吼道：“只能这么办，我立刻举行仪式，给你们证婚！”他粗暴地摇起小银铃命人准备檀香、点燃香炉。孔恰顿足哀求：“不，教士、神父、学监！我再、再也不接男生的信了！我不愿结婚呀……呜……”

“神父，”我胆战心惊地祈求，“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我决不给女生写诗了。如果在学校里结婚，我妈妈该气死了。我不愿意结婚！”

好一阵沉默。不祥的檀香在缭绕……

神父的心似乎变软了：“好吧，我不让你俩结婚了，不过，你俩每人必须挨6戒尺。”我们两个罪人提心吊胆不敢吱声，只好点头表示同意。他举起一根很长的、上面钻着100个小孔、抡起来嗖嗖响的戒尺对我的“未婚妻”命令道：“把你的手伸出来，先打你！”孔恰抽噎着乖乖地伸出手。

此刻，在我心中打盹的堂·吉珂德从他的瘦马上挺立起来，发出神圣的呼喊。

“神父，”我坚决地请求，勇敢地跨上前，“请你打我12戒尺，让我承担她的……”

我用挑战的目光盯着他，重复道：“请打我12戒尺吧！”“我不反对，”他冷冷地说，“伸出双手。”

寂静的房间里响起劈劈啪啪的戒尺声。孔恰不再哭泣。她碧绿的大眼睛凝望着我，瞳仁里激荡着海洋一样深不可测的东西，这是对我所受惩罚的嘉奖！当我俩由神父跟随走进校园草坪时，小树上正有一对小鸟在亲吻，享受着早晨的甜蜜快乐。我俩对望着无言地问询：“为什么它们不挨打呢？！”

像春天一样

〔美国〕米尔顿·卡普兰 王成辉 译

我在街角杂品店前停下来吃早餐。因为有些迟了，便急匆匆地吃了些炸面圈、喝了咖啡后，就疾步走进地铁站，跑下台阶，赶上了我常搭的那趟列车。我抓住吊带，装作看报，却不停地扫视这些挤在我周围的人们。他们还是我每天看到的人。他们认识我，我也认识他们，我们却没有微笑，像是偶遇的陌生人。

我听他们谈他们的烦恼和朋友，我也希望有人来与我谈天，以打破长长铁轨发出的单调的声音。

地铁快到第175街的时候，我又紧张起来。她通常就在那站上车。她举止文雅，不像其他人那样推推搡搡。她总是挤进一个小地方，紧挨着人们，紧握住一个大概包着她午餐的机关信袋。她从不带一张报纸或一本书。我想要是你撞上这种情况，再想看书看报也是看不进去的。

她身着鲜艳的户外衣装，我猜她大概住在新泽西。这些新泽西人通常到达那个车

站。她的脸蛋很漂亮，擦洗得干干净净，根本不必涂脂抹粉。她除了涂口红外从不化妆。她天然的波浪式头发，呈现协调的浅棕色，就像飘落的白杨树叶的色调。其余她所做的就是抓住车的辕杆，想着她自己的主意。她那双明亮的蓝眼睛温情脉脉。

我总是喜欢地看着她，但又得小心翼翼，唯恐她发现我在看她，怕她生气，怕她离我而去，那样我便没有任何朋友了。因为她是唯一真正的朋友，尽管她好像还不知道。我孤身一人在纽约，我认为我有点怕羞，不容易交朋友。同伴们都有家室，他们要过他们自己的生活，我怎能邀请人家到我的单身房间来呢？因此只好他们走他们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

这座城市真使我心烦。它过于庞大，人声嘈杂——对我这个独行者来说人也太多了。我大概适应不了它。我曾习惯于小新罕布什尔农场的宁静，但在那里不会有任何远大的前程。后来我从海军退伍，就申请到了银行的这个职位。我料想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但我却是孤独寂寞。

当坐车前行我身体随车子的运动而摇晃时，我喜欢想象我和她是朋友，甚至有时我被诱惑而对她微笑，很友好而非冒失地说些诸如“早上天气真好，是吗？”之类的话。可是我会惊慌的。她也许会以为我狡猾，会冷淡我，似乎根本没有看到我，仿佛我不存在似的。于是第二天早晨，她再也不在这儿，我也没有任何人去想了。我一直梦想或许总有一天我要结识她。你知道，要自然而然地。

或许像这样：她从车门进来，有人推着了她，使她擦着了我，她会敏捷地说：“哦，对不起。”我就礼貌地举起帽子答道：“没关系。”并向她微笑以示我不在意。于是她会对我回报一笑说：“天气真好，是吗？”那我就说：“就像春天一样。”我们大概不会再说什么，但当她在第34街准备下车时，大概会朝我轻轻挥手说声“再见”，我就再次斜帽致意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进来见到我就会说：“你好！”或“早上好！”那我也给她打招呼，再说些使她看出我对春天还稍有了解的话。不跟她说俏皮话，因为我不愿让她把我看成那种油腔滑调、在地铁里随便结交姑娘的人。

不多久，我们将有些友情，开始谈论天气和新闻等。有一天她会说：“你说滑稽

不？我们天天在这儿交谈，却连各自的名字都不知道。”我就站得笔直，倾斜我的帽子说：“我叫托马斯·皮尔斯。”她也会很认真地说：“您好，皮尔斯先生。我叫伊丽莎白·阿尔特梅丝。”她一定是戴着那种姑娘们春天常戴的白手套。我们周围的人会微笑，他们也在分享我俩的欢乐。

“托马斯。”她说，当她试着把我的名字念出声来时。

“干吗？”我就问。

“我不能总叫你托马斯，”她说，“那太拘谨了。”

“我的朋友管我叫汤米。”我就告诉她。

“我的朋友叫我贝蒂。”

大概就会这样。或许不久后我会提到一部正在音乐大厅上映的好影片的名字，假如她有空，我就建议去看——

她会立刻说：“嗨，我也喜欢看！”我就早点完成工作到她工作的地方去接她，一起出去找个地方共进晚餐。进餐时我就与她谈，告诉她新罕布什尔，或许说起我曾多么孤寂；如果那是一个安静舒适的好座位，我还可能告诉她我曾多么怕羞。她会用闪亮的眼睛盯着我仔细听，双手手指交叉紧握，倚在桌上，让我能闻到她头发的芳香。她会低语：“我也怕羞。”我们背靠背，悄悄地微笑，接着就吃饭，不再说什么。

此后，我们就一起去影院欣赏电影。遇到影片的精彩片段时，她的手大概会碰我的手，或许我移动身姿用手偶然摸摸她的手，她不挪开，我就抓住它。我在这里，在上千人中间，再不感到孤独，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。

然后，我送她回家，她不会要我走完全程的。“我住在新泽西，”她会说，“你送我回家，真是太好了，但我不能要你像这样走很远的路。别担心，我没事儿。”但我会抓住她的胳膊说：“跟我走。我要送你回家。我喜欢新泽西。”我们就乘公共汽车穿过乔治·华盛顿大桥，跨过它下面奔流不息、黑色而又神秘的哈得逊河，就到新泽西了。我们见到了她家院落的灯火，她会邀请我进去，但我就说太迟了，于是她会恳求我：“那么你答应我这周日来吃晚饭。”我就答应，然后……

列车慢了下来，因为停车，人们努力使自己站稳。这就是第175街站，一大群人等着上车。我渴望找到她，却到处也看不到。我心绪低落，可正在这时却发现她在另一侧。她戴着一顶新帽子，上面有几朵小花。车门一打开，人们就朝里涌。她夹在蜂拥的人流中不能动弹，猛地撞到我身上，拼命一把抓住我正握住的吊带不放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气喘吁吁。

我的双手被压着，不能倾斜我的帽子，但我礼貌地答道：“没关系。”

车门关起来，列车开动了。她只好抓住我的吊带，没有其他任何位置了。

“今天天气真好，是吗？”她说。

列车正在转弯，车轮擦着铁轨发出尖锐的声音，就像新罕布什尔鸟儿的歌唱。我的心疯狂地跳动着。

“就像春天一样。”我说。